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二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下　宋　袁樞　撰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寧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　慕容皝初嗣位用灋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賛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

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黄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

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䝉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嶠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遥相應援䝉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爲平州別駕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别駕龎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鋭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

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

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龎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

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㝢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髙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甞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

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趨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爲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兹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衙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

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龎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䟦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髙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䟦皆赦之封髙詡為汝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䟦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别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䟦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䟦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䟦遣司馬封弈帥輕騎追擊大破之䟦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

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弈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

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

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

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
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户及畜
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
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
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
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
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
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

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朔北
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
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
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
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
段國民二萬餘户於司雍兖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
者皆擢敘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
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

王公不能匡濟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内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

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
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
泓邃之兄子也萛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
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内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
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
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
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
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内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

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强以厲

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説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

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

三十萬斛諸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于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于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

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别部霸年十

三勇冠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卧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録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黙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

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曏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

為國患今逆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覦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

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兵擊高句麗毁其城而還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為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强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

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内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為人雖有虚名

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

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虔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爲變燕王虔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

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晉懷帝永嘉五年 石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

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
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
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王勒以其子宏爲大單于
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
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
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
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

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

悍權略羣臣莫及覲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

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

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太

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

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

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

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

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

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若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它日光承閒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亡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

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
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
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自滿之
心近於東宫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
後不可復制也勒嘿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
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
嚴震之權過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
快快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于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

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刼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

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　秋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内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兾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

職以鎮軍將軍虁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宫曰崇訓宫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宫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踈斥軍旅不復由人宫省之内無可為者臣請奔兖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

微服輕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

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

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户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

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冬十月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宫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宫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英持節入宫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宫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

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宫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禄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

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大赦　奉天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

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車輪緪綗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

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
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
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
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
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
成公段辛己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
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

諸子為王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賔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捶月至

再三遂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遂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遂遂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遂呼前

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宫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六年春三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啟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邃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

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晼晼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

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没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

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為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

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主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

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　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宫虎好獵晚歳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

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揚

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黄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宫又修長安洛陽宫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宫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

尚書陛下德政不脩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悦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

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

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

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已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　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柸牟成

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宫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陵不濟矣柸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柸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

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柸年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

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黼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黼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繞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絶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

漳水滂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

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

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大寧諸子皆進爵為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坐於為逆既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　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

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

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内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為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

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䝉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䝉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内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共説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正以末年惛惑爲張䝉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

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趨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

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
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
諸軍録尚書事加黄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
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
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
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
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
卯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

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

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燕平狄將軍慕容

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城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恒

雖欲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
自然瓦解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
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
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
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弈對曰用兵之道敵
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
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
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

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
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燿威德懷撫遺民彼孰
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害乎
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
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
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
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
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

未欲使海内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騖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為都督總内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

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刧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彦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碁問

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並録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興王祗虎之

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
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
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
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
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
臺伏都帥三千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
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
衛士以討之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

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銇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班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

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禄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

國秋帥衆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千騎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閏月衛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

閔軍于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
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
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
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
江表豈能摠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
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
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

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輿埿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内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尚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徙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雋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恒走保魯口乙巳雋拔薊執王佗斬之雋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

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雋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産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雋復以産爲太守産子績爲幽州别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

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為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雋雋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雋悦善待之雋以弟宜為代郡城郎孫泳為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雋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

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鋭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乗夜來戰兾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卧臣等自為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内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

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内黄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胤明裕皆為王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

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石氏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　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三原王胤為大單

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禄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

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悦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茍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

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為偽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為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為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

取灰滅燁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為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為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

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茍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且以白雋雋乃囚煒於龍城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陸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黄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鋭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

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灋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踈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

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没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灋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灄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為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灋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

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宫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逄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

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别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雋使封弈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弈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絶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弈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弈與論敘平生畢因説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

可不盡所懷冉閔秉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外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弈給使張安有勇謀弈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

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弒趙王祇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祇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燕王雋遣慕容恪攻中山慕

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豪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答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

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能綏撫中山遂安　冬十一月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

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絶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温諫曰鮮卑乘勝鋒鋭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

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為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趨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鋭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諭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

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
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鋭又
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
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
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
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
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
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

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閏張温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雋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雋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邪雋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

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　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庾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為祟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

沈吟未決　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鋭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脱走入城

秋七月壬午閔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

戊辰燕王雋遣慕容恪封弈陽鶩攻之午閉城自守送

冉操請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將幹懸縋而下犇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儁以王

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歷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弈為太尉左長史陽騖為尚書令右司皇甫真為尚書左

僕射尚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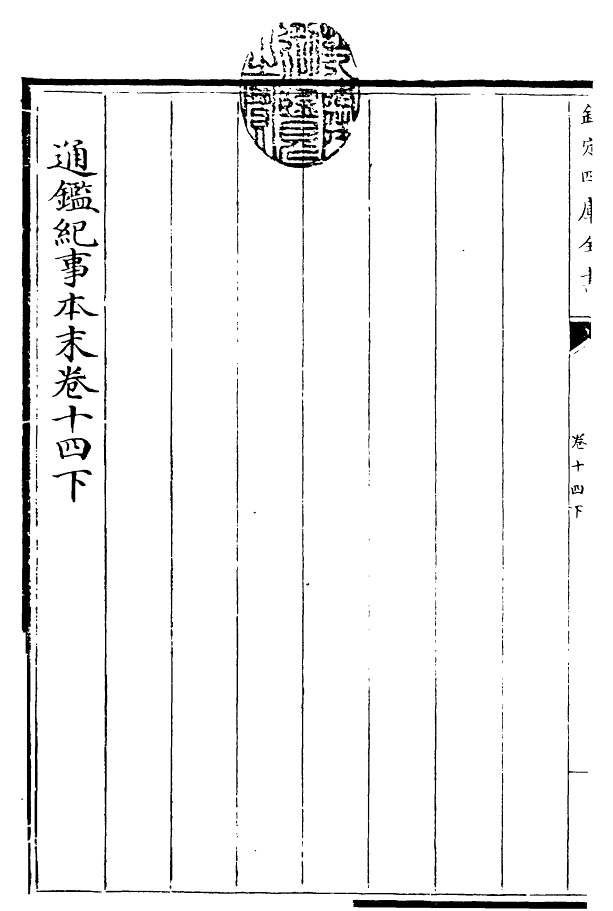
儁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

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

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

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

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瑄